

# 燈下隨筆——《漂鳥》讀後

張 放 ◎ 作家



漂鳥：加拿大華文  
女作家選集

林婷婷、劉慧婷主編/臺灣商務  
9812/409頁/21公分/390元/平裝  
ISBN 9789570524161/885

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冊《漂鳥》，選出旅居加拿大女作家的近年作品，集結成書。書名引人矚目，為歷年罕見的事。所謂漂鳥，係終年棲居生活地區，不依季節不同而遷徙的鳥類，如喜鵲、畫眉。但也有部分具有追尋食餌，作較短距離漂泊的習性，如山斑鳩、啄木鳥等，夏居山林，冬遷平野，特稱「漂鳥」，亦稱留鳥。

方鵬程先生的「序」，最為貼切明瞭，所謂「漂鳥」，則是新移民文學。主編林婷婷、劉慧琴的英文水平高，她們的作品深入加拿大，因此編輯這部書是成功的關鍵。數年前，比利時華文作家章平曾說：歐洲的華文作家其實並沒有真正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，而是龜縮在自己建立的一個很小的華文圈子裡。他們出國多年卻沒有真正讀過英文原版書，很少與外國朋友來往。這些華文作家沈浸在自己營造出來的「中國文化」環境中，但這種文化環境其實早已變了味的「中國文化」。

章平的話，具體地說明了部分海外華文作家的真正情況。

最近，一位在芝加哥住了三十年的文友來訪，他的談話，內容到形式，和三十年前一樣，毫無變化。如果作家移民的成果如此，當初流汗、排隊、領綠卡、考公民執照，豈不是落了一場空夢！讀了《漂鳥》，我感到外國的華文作家、詩人的水準，比起臺北、北京還有一段很大的差距，儘管宣傳有方，但是質量仍有待提升，這是無法抗辯的事實。沈從文、張愛玲已在大陸文壇湮沒，縱然現在重新復活，那也只是短暫的魔術而已。散場，人都忘卻腦後。

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書是有意義的。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對於新移民華文作家，我們仍寄予無限的厚望。世上的事，不是靠幸運獲得成功，而是靠努力與勤奮，文學尤其重要。

大抵抗日勝利時期，陳立夫先生曾對沈鈞儒（民盟）說：「我們是拼了命得來的，你們要憑著圓桌上的空話說了去，哪有這麼便宜的事？」

我覺得立公這句話，用在文藝上，更為有力，促人反省。

讀過這部加拿大華文文學作品選集，感到非常驚訝，一則是女作家水平高，二則是加拿大華文女作家作品水平，確比其他國家為高。至少在我有生之年，尚未看到如此優秀的文學作品。小說、散文、隨筆、評論，



證實了加拿大女作家比男作家多，而且質樸、誠懇，沒有文藝商品化的汙染習氣，這是值得表彰與學習的榜樣。

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女作家作品，我大致瀏覽過，她們寫作的範疇，有局限性。因為生長在數千年封建意識濃重的國度，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纏了足參加田徑賽，是難以和男作家抗衡的。女作家寫小說，無法體驗生活，至少妓院、監牢、遊民場所，女人走不進那個圈子吧。丁玲的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》中農民的粗魯話，不少讀者提出質疑，蕭紅的浪漫主義戀愛觀，也挨了不少罵，這是不公平的。

葉嘉瑩教授說過：「一個女子若想寫出既具深度又具廣度的作品，乃必須遭遇一個雙重的不幸，也就是說，不僅是個人之不幸，而且還需要結合大時代的國家之不幸，如此方能造就一個婦女成為偉大的作者。」

時代在前進，女性作家的束縛，已經解放，當前正是發揚光大的時刻。從這部《漂鳥》可以證明，那些過份自我宣傳，誇大成就的加拿大男性華文詩人，應該到了收斂的時候了吧。

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，新的移民作家成為世界華文文學創作的主力，他們比過去人數多、質量高。二十多年來，他們創作了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。如盧新華的《細節》、林婷婷的《推車的異鄉人》、劉慧琴的《尋夢的人》、朱小燕的《追逐》、曹桂林的《北京人在紐約》、張翎的《交錯的彼岸》、閻真的《白雪紅塵》、嚴歌苓的《人寰》、宋曉亮的《湧進新大陸》、陳謙的《愛在無愛的矽谷》等。這些作品不僅表現了個人的奮鬥史，同時也反映了兩種文化衝擊下的新的思考。

順便提一下旅歐作家，人數少，但水平高。他們在國內已有卓越的成績。據我身邊的作品，如林涓的《飄泊》、章平的《子影遊魂》、陳平的《七寶樓台》、虹影的《飢餓的女兒》等。假以時日，前程無限光明。不過，他們的小說題材，仍多為神州大地，在歐洲寫中國的回憶與輕驗，是否路子愈走愈窄？

在美國紐約住了數十年的林語堂，英文水平確實不錯，可以紮根美國社會，不過他的那些中國學問，不論談老莊，談明人小品，「此公誠太淺陋也。」（魯迅致許壽裳函）。林語堂寫的《吾土與吾民》，用英文寫的，確實唬住了美國讀者。不過，中文譯者黃嘉德卻說，「林先生的英文的確漂亮，至於內容，外國人愛讀，很風行，但是中國人卻直搖頭。」陳之邁公開說過：他這部書近似「自說自話」，應該改名your country and your people。

林語堂長眠於臺北陽明山。上世紀九十年代《漂鳥》主編林婷婷教授來臺北時，筆者還曾陪同她們瞻仰林語堂的故居與墓園。

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，大抵華文根基深厚，英文漂亮，將來會有遠大的前程。我見過湖南小說家古華，他的《芙蓉鎮》寫的感人，曾獲茅盾文學獎。目前旅居溫哥華。我曾盼望他隔些時日，回湖南住，可能寫出更多更好的文學作品。否則，靠回憶寫作，怎會寫出偉大的小說？

讀過《漂鳥》，內心感到激動、興奮，華文文學前途是遠大的。每位華文作家，無論在任何角落，不驕不怠，內心默記著泰戈爾的話：「每個民族的職責是：保持自己心靈的永不熄滅的明燈，以做為世界光明的一部分。」